



亲善使者——刘晋垣

福州 贝仲敏 上

今年是母校建校75周年华诞，对所有巴中人来说，不管在印尼原乡各地，或是已回到祖国，或散处在五洲四海，虽然时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都有一份对母校缅怀感恩之情。

母校虽只有21年的办学历史，却为印、中乃至世界培育了成百上千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人材。我在这里要讲述的是为维系回到祖国的巴中人做出奉献的“亲善使者”——阿三。

阿三——刘晋垣的昵称

阿三——刘晋垣是何许人也？他的姓名中的“垣”字，是个较为生僻的字，好些同学（包括我）初接触时，往往念成“坦”或说不出声来。或许这个缘故，他说：“在雅加达人们叫我阿三，大家也叫我阿三好了”，为方便书写，我就以A3代表。

如同这通俗的昵称，他对待同学随和，没有丝毫架子。在国内的同学，往往称呼从国外来的校友为某某先生。对他有点不自然的称呼消失了，彼此的距离拉近了，交往频繁

了，感觉就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我们的结识于2001年在雅加达

那年，我到雅探亲，巴中校友会黄信堂主席设宴款待，席间，黄主席关切地询问国内校友的各方面情况，而我有多年与各地校友建立联络的经历，将了解的诸多情况做了介绍。

讲到《巴中文苑》向国内同学输送不畅的问题——全靠香港阮衍章同学用手推车拉过罗湖，到深圳再往各地邮寄；另有陈炳煌同学让其职员从香港邮寄过来；还有靠来华校友带到京穗，再由该地热心校友转发。一是数量极有限，二是花的时间和人力、财力也多，且仍无法满足各地同学的需求。

我表示愿意承担《巴中文苑》在中国的中转发行任务，前提是开头需拨给寄送的邮费（之后，拟向各校友会和个人征收邮费）。为此，黄主席委派了负责出版发行的刘晋垣、石舟生、李治安3位同学和我专门商榷运作细则，我和阿三从此结识了（

前两位早前就交往了）。

自此，阿三和我交往频繁，由开头通电话、发传真，通电邮。多次在雅加达、福州甚至相约到厦门、广州频频相会；由原先为了发行《文苑》工作，进而查询、寻访外地校友会、老师、学长、撰稿同学；向国内传递雅加达母校校友会活动讯息和布置各地校友会相呼应发贺电，征集稿件，等等，真可谓是多层面、全方位的工作。因此，我对他有了较多的了解。

多年来，国内各地同学能阅读到《巴中文苑》，主要得益于阿三不辞辛劳的奉献。他和中国多个城市有业务往来，常要为之前来中国，在各地奔波。每次他都要带上好几箱《文苑》（几十册甚至上百册），或直接带到福州，或到京、穗、沪、厦等地，再快递给我，由我组织热心同学各别寄送全国15个巴中校友会（小组）和散居各地的一百多位同学（一信封一册直接寄送）。

书是纸张印制的，纸张不是“轻如鸿毛”吗？但是，拿十册八册就可知其份量了！

在雅加达整箱整箱从印刷厂（或校友会）领出运到机场，再用手推车推去托运；到目的地领取后，又得用手推车推出机场，才由出租车司机装载到酒店。到酒店后，要躬身到长途汽车站或火车站交付托运（后来才知道，可交酒店代办）。花精力、



刘晋垣在旅途中忙活（摄于广州）

气力的事可就不一定人人能想到；可是，应能想像其艰难和辛苦！

2005年，国内许多同学到雅加达参加母校60周年庆典活动，我吁请同学们趁聚会之机，多取几本《文苑》，带回国内，送给要好同学。但是，100册却没能被大几十人取完！相比之下，阿三的不辞辛劳是不是应该颂扬呢？！

不忘大力支持联谊经费

每次见面，他都会询问发行费用还有吗？我将支付费用列表报账，并告知有些外地同学欣喜感谢之余，汇款30、50或100元，甚至更多，支持发行费。

不管不敷还是有剩余，他除代雅加达巴中校友会垫出，源源不断支持外，每次都是主动自掏腰包追加资助发行费，即使没来到福州也会托同学（例如托厦门郭光辉）汇来，使《文苑》的发行工作“不缺钱”，持续不间断地维持到今天。

另外，给予我雅加达（福州）同学会赞助！后来，设宴也不局限巴中同学，连华中、

八华同学也邀请一起来欢聚。他说，福州的雅加达同学会将华中、八华与巴中同学团结在一起，就应该不分彼此，力量更大！

他一再向我了解某某城市有无巴中校友会？会长是谁？有电话可以联系吗？等等。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问题，都能有让他满意的答复，令他十分兴奋。提议“下次来中国，你和我一起去。”当然，他了解我仅靠退休金养老的人，旅差费奉陪不起，声明由他全包。我恨不能少10岁！而今“三高”缠身，不敢放肆乱跑“长途”，因此仅陪他到厦门，介绍他结识郭光辉等同学。

随后，却一发不可收拾，他每次到厦门，多电邀我前去。盛情难却，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次都是在他的事务忙完之后，和在厦门全体校友餐会。席间和校友们卡拉OK，一展歌喉，欢声笑语片片，尽兴告别时，彼此不忘道出：“下次再来！”

关怀各地巴中师友
据上海市和武汉



左起，刘晋垣，贝仲敏，陈瑞珠，陈丽娟，都是巴中同学。